

阿公的日曆

亞卉

年已經過了，我們還沒有把日曆拿回去給阿公。

爸媽每年在年尾時都會去要份日曆，帶回去給住在鄉下的阿公。這次因為諸多雜事耽誤了。

車在房子前面停下來，我望向屋內，看到在屋內坐著的老人，正透過窗戶的老舊玻璃凝視著外面發生的事情。但直到我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進去叫聲「阿公！」時，他仍沒有認出我來。隨後進來的爸爸他倒是馬上就認出來了，移著小碎步走過來，臉上好像還是原來的表情，但周遭的空氣忽然變得鮮明奕奕起來。

我環視屋內，一副嶄新的日曆正正的挂在牆壁上，不顯眼的角落還有一份月曆。阿公說因為年就到了還等不到日曆，只好叫親戚去別處拿一份來用。

爸趕快將帶來的日曆拆開呈上。是最普通的那種日曆，薄薄的紙面光滑得像是有層蠟打過、頁面分成上下二半，上面是大大的阿拉伯數字、下面印著大大的工廠名號，怎麼看都與牆上挂的差不多，頂多字大點而已。但阿公看著手上那份日曆，露出笑容，彷彿終於又遇到老朋友似般的開心。

爸將日曆換上，撕掉兩頁。阿公問：「今天二號了嗎？」我看了下原來那份日曆，是二日沒錯。

阿公想為那份換下來的日曆找出路，問我們用不用。阿公愛用日曆更甚於月曆，因為一天撕一張，不會弄錯日期，月曆一張裏有三十、三十一格，要記得今天是哪格這個額外的記憶對老人家來說已經是個負擔，輕微的帕金森症使阿公瞬間即忘眼前事。

有次阿公去領老人年金，辦理人員問他：「阿伯，你不是早上剛來領過了嗎？」「噢，我來領過了嗎？」阿公就又回家了。

我不去多想，阿公撕日曆時，是否也會如此，心裏老惦記著每天要撕日曆，卻忘了自己今天是否已經撕過，所以過不多時再去撕一張，導致到最後還是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夕。其實，今天是何日對個過目即忘的老人家來說，也許不再那麼重要。日曆之於阿公，可能已不在於報日的功用，而是在一切可能將逐漸忘卻的日子裏，陪伴著他履行生命永恒的規律。

生活中的釣魚高手

潘文山

電影「釣魚高手」劇情中的故事，述說著二位釣魚高手在魚池邊一起垂釣時，各展身手的一些事蹟及感人的情節。這故事真實地在我朋友阿南的生活中上演。

阿南和一位朋友在池畔垂釣，不用多久時間兩人都大有收穫，這時來了七、八個遊客，當這些遊客看到阿南他們二人釣魚竟是如此簡單，於是這些遊客也加入釣魚的行列。沒想到，卻事與願違。

一段時間過去了，這些遊客似乎都沒有什麼收穫，於是有的開始抱怨自己的運氣差，倒是對阿南他們深感羨慕。其中一位遊客便來請教阿南。阿南便提出約定，如果有收穫要分給他，他才願意教他們如何垂釣。這些遊客經過協商後同意，於是阿南開始一個一個細心的教導它們如何掌握技巧，一開始沒什麼太大難度，這些遊客似乎還能馬上學會。

這時阿南的朋友在旁邊暗暗的偷笑——阿南這次是賠定了。阿南的朋友生性孤僻，並不喜歡與人相處也不願意教導別人釣魚的技巧。相反地，阿南生性活潑、熱心、開朗，喜歡與人相處，根本不會在乎得與失，也沒有想過教他們會有什麼回報，而當初提出這樣的約定，只是希望能化解他們心中的羞意。

一段時間過去後，遊客似乎開始掌握技巧、有了收穫。隨著信心的增加，大家越來越陶醉於釣魚的樂趣中。最後，出乎意料的，大家都學會了如何垂釣。更意外的是，阿南把遊客約定給的魚和之前所釣的魚放回魚池，總數竟然和阿南的朋友相差不多，而阿南不只是得到歡樂，更結交了一群朋友。

斯賓塞·約翰遜：「人的成功是個性的成功。」個性大多不是與生俱來，是需要經過薰陶後才能形成的。令人感到驚訝是，培養積極之個性的真正障礙，乃是對自己所抱持的錯誤概念；而令人鼓舞的是，當你幫助別人獲得成功之後，自然會在助人為樂之餘得到回饋。

桂花雨

琦君

中秋節前後，就是故鄉的桂花季節。一提到桂花，那股子香味就彷彿聞到了。桂花有兩種，月月開的稱木樨，花朵較細小，呈淡黃色，臺灣好像也有，我曾在走過人家圍牆外時聞到這股香味，一聞到就會引起鄉愁。另一種稱金桂，只有秋天才開，花朵較大，呈金黃色。我家的大宅院中，前後兩大片曠場，沿著圍牆，種的全是金桂。唯有正屋大廳前的庭院中，種著兩株木樨、兩株繡球。還有父親書房的廊簷下，是幾盆茶花與木樨相間。

小時候，我對無論什麼花，都不懂得欣賞。儘管父親指指點點地告訴我，這是凌霄花，這是叮咚花，這是木碧花……我除了記些名稱外，最喜歡的還是桂花。桂花樹不像梅花那麼有姿態，笨笨拙拙的，不開花時，只是滿樹茂密的葉子，開花季節也得仔細地從綠葉叢裏找細花，它不與繁花鬥豔。可能是桂花的香氣味，真是迷人。迷人的原因，是它不但可以聞，還可以吃。「吃花」在詩人看來是多麼俗氣。但我寧可俗，就是愛桂花。

桂花，真叫我魂牽夢縈。桂花是糕餅的香料。桂花開得最茂盛時，不說香聞十里，至少前後左右十幾家鄰居，沒有不浸在桂花香裏的。桂花成熟時，就應當「搖」，搖下來的桂花，朵朵完整、新鮮，如任它開過謝落在泥土裏，尤其是被風雨吹落，那就濕漉漉的，香味差太多了。「搖桂花」對於我是件大事，所以老是盯著母親問：「媽，怎麼還不搖桂花嘛？」母親說：「還早呢，沒開足，搖不下來的。」可是母親一看天空陰雲密布，雲腳長毛，就知道要「做風水」了，趕緊吩咐長工提前「搖桂花」，這下，我可樂了。幫著在桂花樹下鋪篾簾，幫著抱桂花樹使勁地搖，桂花紛紛落下來，落得我們滿頭滿身，我就喊：「啊！真像下雨，好香的雨啊！」

桂花搖落以後，全家動員，揀去小枝小葉，鋪開在簞子裏，曬上好幾天太陽！曬乾了，收在鐵罐子裏，和在茶葉中泡茶，做桂花滷，過年時做糕餅。全年，整個村莊，都沉浸在桂花香中。

我回家時，總捧一大袋桂花回來給母親，可是母親常常說：「杭州的桂花再香，還是比不得家鄉舊宅院子裏的金桂。」

於是我也想起了在故鄉童年時代的「搖花樂」，和那陣陣的桂花雨。